



竺摩长老



著作：佛教与人生

佛法与现实人生

佛法自印度传来我国，已有二千年历史，它给我国人最深的印象和最普遍的观念，可以说有两种：一是因果报应的观念，一是空的观念。懂得因果报应道理的人，凭此为人生修养的准则，改善自己的身心，希获未来的福乐；不懂的则詈为迷信，认为因果报应的道理是荒诞不经的，依然去过他那为所欲为，肆无忌惮的放浪生活。另一种人，懂得佛教说空的意义，知道佛为除众生的执情，所以说空。因真理是纯粹客观的，主观的执情不破尽，真理是不会露脸的；但不懂的人，不理解佛所以说空的意趣，因此误解了空，以为空了一切都没有了，才是佛学的目的。於是误认佛法的谈空是厌世的，是消极的，非伦理的，非人生的，非现实的。现在撇开因果的一边暂且不谈，但就一般由空而起的误解，略加论列。

佛法是积极救世的，不是消极厌世的。稍稍读过佛书或研究过佛理的人，大概都可以做这样的肯定。佛教的教主是释迦牟尼佛，我们就从教主的本身说

58

起，他做太子时代，在皇宫里生活得很好，后来因觉察到人生不能避免生老病死，感到现实的人生是缺陷的，所以舍俗出家，看起来似带点消极的气味；其实这消极，正是在做积极的准备。因为他的舍俗出家，并不是就想从此抛弃家国，逃避现实，遗世独立，而是要寻求人生真理来解决现实的各种问题。所以在他修道的过程中，先用空的智慧来扫除心灵上的执障，发现到众生佛性平等与人生缘起无我的真理。为了迷昧了这平等理性的众生，他从同情怜悯中发起大慈悲心来大声疾呼要普度群有；同时领悟诸法缘起性空缘生无我，故不为个人打算，而为社会积极工作。他成佛后那四十多年的悠长岁月中，奔走说法，无有宁日，犹如「孔席不暇暖，墨突不黔赤」。所以说他的舍俗出家，是积极的准备，不是消极的逃避。如果不是他看透人生，飘然出世，那会有这种惊天动地而泣鬼神的入世事业的表现与成就呢？

我们再研究佛这种由出世而入世的精神是从那里来的？可以说，完全是从空的体察和修养而来的。空得

透，看得破，故能放得下，提得起，建立为人的事业；反观世间的人，因缺乏空的体验和修养，空不透，看不破，故多浮沉於声色货利中，提不起来，即使提得起，亦放不下，故虽有英雄事业，亦多趋於自私的一途。究其症结所在，就是缺乏了大悲无我的精神；换句话说，就是没有空的体验与修养，不能从空而不空中发生胜用。

佛教中有两类型的教徒，即「大心菩萨」和「小果罗汉」。前者是能从空

59

的体验与修养中破除执情，见到不空的真理和智德，所以他能发起进趣的大心，上求佛智，以期体证真性，下化众生，以期广培福德，勇猛精进，不休不息，争取达到净化人生和净化世界的目标。这在佛教中，就被称为「大乘行者」，他的精神是最积极无畏的，从行为上所表现的也是最勇敢有为的。後者的智力观察人生事理不及前者，为人的愿力也不够宏大，虽然也有空的体验与修养，而只见其空，不见不空，故不能正视现实，只为自己的离苦得乐而寻求解脱，倾向於厌世逃避的一途。他在佛教中就被判为「小乘行者」，也曾被佛呵为「蕉芽败种」，亦如「高原陆地，不生莲花」。普通以佛教为消极为逃世，就在这小乘行者身上下的批评。但小乘行者对利世度生之事虽或不感兴趣，而在其自身勤苦修道培养福慧的努力，却非常坚决，勇敢而积极的。从这点上看，不但佛的精神、菩萨的精神是积极的，就是小乘行者对自己进德修善的精神亦是非常积极的，如果每个人都像小乘行者那样勇於改恶迁善，修养自己的学德，健全自己的人格，那，现实世界也就太平无事，更毋须论大乘行者积极救世的价值了。

二

佛法是伦理的，不是违越伦理的。伦理，即人伦道德之理，故研究此人伦道德的学说，也叫做伦理学。伦理，即是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所产生的一

60

种最适当最合理的思想行为；故儒家以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为五伦。所谓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兄弟有序，朋友有信，这叫五常；那佛教既教人离亲出家，君臣不愿，婚嫁事断，骨肉分散，朋友交绝，还谈得到伦常吗？这种质问，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有理由的；其实呢，怀这种观念的人，他对于佛教的观察和认识，可说还是极为肤浅的！佛教的道理，是最注重人生伦理的。佛在经中常教诫弟子们要报父母养育恩，报师长教导恩，报国主住处恩，报众生护助恩。这四种报恩，差不多是佛弟子每日要做的课题，如何可以说佛教不重伦理？不过佛法的眼光是远大的，不像普通人那样短视，只顾到父

母亲属眼前短暂的一点快乐，他是要父母亲属得到究竟的安身立命的快乐，所以要暂时离乡别井，专修道业，预备技能，做为自己将来度脱双亲，乃至度脱一切众生的资本。譬如见人陷溺，想下水救他，必先自己能游泳，否则不但救不到溺者，甚或自己亦俱同陷溺。佛教徒看见父母沉沦苦海，必先自己学得超升的法子，才能救之离苦得乐，其理亦是如此。所以暂时舍俗离家，正是为父母亲属乃至一切众生的永远快乐著想，并非隔绝情义，弃而不顾。佛在梵网经教诫弟子，有「孝名为戒，不孝亲即不足以言戒」。四十二章经谓：「人事天地鬼神，不如孝其亲矣，二亲最神也」。如果佛法不重伦理，佛何必要讲这些经文呢？

从前印度有个善生长者子，似乎对佛教的伦理学也表示怀疑，或以为佛教

61

是不讲伦理或伦常的。当时印度人的风俗有礼拜六方的习惯，近於我国人的拜神拜鬼。他问佛教里有没有礼拜六方？佛说有的，不过礼拜的意义各有不同。佛教礼拜六方的意义：礼东方时如礼父母，应生孝顺之心；礼南方时如礼师长，应起敬重之心；礼西方时如礼夫妇，应当和睦亲爱；礼北方时如礼君臣，应明君臣相资相济相助相成之义；礼下方时如礼主仆，须明主慈仆从的道理；礼上方时如礼宗教师，对宗教所崇奉的佛与圣贤要具足正当的崇敬。每个人礼六方时都具有此种观念，那父子、君臣、师长、夫妇、主仆、宗教师，都时时在互相敬爱中过著伦理道德的生活。这尤可证明佛教是伦理的，不是违越伦理的，因其所说的如君臣、父子、夫妇，都与中国儒家五伦中所说的相同，而师长、主仆、宗教师，即可摄於兄弟、朋友之中，意义如出一辙。徐倬所谓：「西竺远在流沙外，去中国不知其几万里，而竺氏之为教，以无相为宗，以空诸所有为谛；独所云孝者，世出世间，俱不能废，是所谓此心同，此理同也」。

三

有人说：佛教不是讲人生的，是讲出世的。误认佛法是出世的，就以为佛法与人生没有关系。究竟佛法是不是出世的呢？可以说是的，佛法是超出世间法或超胜世间法的；但要知道超世的胜法，还是建筑在世间善法之上的，如没有世间善法做基础，那里有出世的胜法？如空中楼阁，不能建立。佛法可

62

总括为大乘不共法、三乘共法、五乘共法的三大类。这五乘共法的教义，即说明由人乘的善法，进化到天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乘的胜法，而以人乘善法为进化的基础。这里所说的声闻缘觉菩萨的三乘法，即被一般人所嚷的出世法，而这出世法的获得，是以人天二乘世间法为阶梯，有此阶梯的基本，才能进修出世

三乘的胜法，所以说佛法不离世间法，离了世间法，出世法便无从建立，诚如六祖所谓：「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离世求菩提，恰如兔角」。

佛法中所说的世间法，是在五戒十善，五戒可摄在十善之中。十善与儒家的五常（仁义礼智信）之理相通，不过说得比较五常为具体，为圆满。如在身业的动作上说：一不残杀生命，属于仁；二不偷盗他人的财物，属于义；三不邪淫他人的妻女，属于礼。在口业的动作上说：一不说妄言谎语；二不说花言令色的绮语；三不说两边播弄是非的两舌语；四不恶口咒人。这四种都属于信。在意业的动作上说：一不起非分的贪求，要达到一种目的，必须采择正当的手段和方法；二对于一切人事不起瞠恨心，要用慈悲和平来处决；三对于一切学问的研究，要广求理解，不局于一隅自甘其愚。这三种即属于智。所以佛家的十善，即是儒家的五常，不过说法较为周密详尽，而不外是人生所需要的学问，也是人生所应遵行的道德规律。既然佛教所说的道理都离不开这个人生，怎样可以说佛法是非人生的呢？这样看来，佛法当然是属于人生的，与人生是极有关切的，而且是人生所最需要的一种有益身心修养的学问或真理。

63

四

佛法在时间，则竖说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；在空间，则横说四维上下的十方；在世间众生界的人事，则总说有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鬼、畜生的六道。看来似广泛虚渺，不落边际，所以有些人就认为佛教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，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，非现实的，不切合于这个现实的人生、现实的世界。这种说法，骤然看来似乎是对的，其实是偏差的，是知其然，而未知其所以然。今试言其所以然：

一、佛法虽详言三世，而着重现实：佛法说三世的意义，是要说明人生的生命是不断的继续。生命既是不断的继续，就不好轻视生命，须要珍重生命，要知今生的生命寄托于一个恶果，是由于前世种下的恶因；同时要想未来的生命有好的寄托，仍须现世自己来负责积集善因，才有未来光明的好果。这样，虽然藉三世说了因果的道理，而其意趣所在，还是叫人由检讨过去，把握现在，才能创造将来。故说三世的意趣，完全是叫人着重现实，正视现实，从现实改造起，才有未来光明的好景。

二、佛法虽广谈十方，而着重此土：佛所觉悟的智慧是超越常人的，所以他所见到的境界亦是不同凡见。他所见到的十方虚空是无量无边的，所有十方的国土世界也是无量无边的。为了较量比对各种世界的依正庄严，在佛经中说

64

了许多净土，用来比观这个娑婆世界的秽污，使大家发起厌秽欣净的追求心理，而着重改造现实秽污的世

界，使之成为清淨的乐园。所以虽广谈十方，而目的还在此土的改造，十方世界不过是用来做此土的陪衬而已。同时佛降生在此人间，成道在此人间，说法度人亦在此人间，亦足以表明佛是最著重此土，为此土众生而现身说法的，否则他应生在其他清淨的国土中享受快乐，不应生此秽土与这些苦恼众生同其甘苦了。

三、佛法虽纵论六道，而著重人类：佛法要说明生命的原理，和生命不断的轮回，所以说有六道。虽说六道，而著重在人道，以人类为众生界升沉的枢机，以人类为六道乃至出世四圣的中心，由人修善，可以进化到天人、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；由人造恶，则可退化为修罗、饿鬼、畜生、地狱。人类之所以能为六道升沉之总枢，因人为万物之灵，有学问知识，有大脑思想，且富於拣择力，创造力，对於一切遗留下来的文化道德，能够接受，加以思选，去恶从善，以求进步，其他五道，即无此种能力。如天道虽好，而天人耽著天乐，不思修善求进，局於一隅；修罗多瞋，破坏善法，亦难修善；饿鬼多贪，饥火？，沉於幽暗之域，已无闻法修善机会；畜生愚痴，沦於鲁莽迷昧之所，更无智力选择修善；地狱罪重，昏迷失性，更谈不到修行；只有人道，苦乐参半，善恶分明，且多闻圣贤之道，增加抉择是非之力，最容易由修善而上进。因此，佛说六道，而特重在人道，须由人道始能分判黑白，操纵进退，这也正是

65

佛生长此方说法，在此现实人间，不在他方世界的用意了。

由於上面的说明，可见佛法是积极的，非消极的，是伦理的、是人生的、是合乎现实需要的。佛法虽然谈空，而是空其渣滓，显其纯真，也即是空而不空，从不空中，与现实人生发生密切关系。即以此关系来破除现实人生的迷惘，创造觉悟的现实人生，使之趋於净化、美化，这就是佛出 인간의 胜义意趣！

66